



韦 韬◎主编

茅盾

译文全集

第2卷 小说二集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7年至1956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明》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茅盾译文全集

第2卷

小说二集

内容提要

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 1922 年至 1936 年翻译并发表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副刊、《文学》周刊、《文学周报》、《文学》、《译文》、《世界知识》等刊物上的翻译短篇小说 31 篇。其中《拉比阿契巴的诱惑》、《卡利奥森在天上》、《却绮》、《私奔》等 12 篇曾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沈雁冰译文集》,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等。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国晓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 2 卷, 小说二集/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30-1763-3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译文—文集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8407 号

茅盾译文全集(第 2 卷 小说二集)

主 编 韦 韬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8385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2 版

字 数: 306 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guoxiaojian@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8.75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0 元(十卷)

ISBN 978-7-5130-1763-3/I·255(460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由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 1 卷：小说一集

第 2 卷：小说二集

第 3 卷：小说三集

第 4 卷：小说四集

第 5 卷：小说·散文

第 6 卷：剧本一集

第 7 卷：剧本二集

第 8 卷：诗·文论

第 9 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 10 卷：科普

本书依据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原稿编辑而成。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原稿、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时代背景的原则，只对作者的明显笔误和排版错误做了谨慎修正；韦韬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参与了本书的编辑、统稿工作，并对成书内容进行了严格审定。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目 录

拉比阿契巴的诱惑	(以色列) 平斯基 (1)
卡利奥森在天上	(挪威) 博耶尔 (8)
却绮	(亚美尼亚) 阿哈洛垠 (16)
私奔	(匈牙利) 裴多菲 (22)
他来了么?	(保加利亚) 伐佐夫 (26)
最后一掷	(巴西) 阿塞维多 (33)
巨敌 (一段神话)	(苏联) 高尔基 (38)
复归故乡	(匈牙利) 拉兹古 (41)
恋爱——一个恋人的日记	(丹麦) 维德 (55)
首领的威信	(西班牙) 巴列·因克兰 (59)
老牛	(保加利亚) 埃林·彼林 (63)
他们的儿子	(西班牙) 柴玛萨斯 (67)
一个人的死	(希腊) 帕拉马斯 (107)
雷哀·锡耳维埃	(俄国) 勃留索夫 (133)
改变	(荷兰) 包地·巴克尔 (155)
耶苏和强盗	(波兰) 泰特马耶尔 (169)
催命太岁	(秘鲁) 阿尔布哈尔 (173)
门的内哥罗之寡妇	(斯洛文尼亚) 克伐特尔 (185)
春	(罗马尼亚) 萨多维亚努 (193)
在公安局	(克罗地亚) 克尔尼克 (202)
桃园	(土耳其) 哈理德 (208)
皇帝的衣服	(匈牙利) 米克沙特 (217)
教父	(希腊) 德罗西尼斯 (225)
娜耶	(克罗地亚) 雅尔斯基 (231)
安琪吕珈	(希腊) 蔼夫达利哇谛斯 (238)

跳舞会	(匈牙利) 约卡伊 (246)
雪球花	(丹麦) 安徒生 (254)
两个教堂	(克罗地亚) 奥格列曹维支 (258)
最后的一张叶子	(美国) 欧·亨利 (266)
凯尔凯勃	(阿尔及利亚) 吕海司 (273)
红巾	(苏联) 爱特堡 (288)

拉比阿契巴的诱惑*

（以色列）平斯基

天呵，拉比（犹太牧师而兼牧师之称）阿契巴是怎样地坚毅而纯洁的一个犹太人呵！犹太全族里也难以找出和他相等的人。

他整日整夜钻头在圣书里，他自己研究圣书，并且讲解给别人听，他门徒的数目已经是很可观了，不论是谁，只要一听得他嘴唇里说出来的“土拉”（犹太教义），就觉得如同饮了生命之真正的泉源。

他不但把“土拉”的话教导人，并且教人怎样修养精神，怎样涤除繁华的享乐；因为纵乐游戏都是引人到罪恶的。

他自己，也是如此，自奉非常的简朴，屏弃一切红尘里的娱乐，他和他的妻，那位美丽的拉西尔，就是苛尔白·萨巴的聪明而有学问的女儿，爱情很深；但是因为要完全献身给土拉，他竟和这可爱的心爱人分居，守奉禁欲主义。

他这办法，自苦之至。他非常想念他的妻，而且他正是年纪青青的一个人。因为不要示弱，而且要切实维持这分居和纯洁的修行生活，他对自己发下愿心，不等到有了一万二千个门徒，誓不回家与妻同居。他起这誓，因为他常说一个誓是一堵墙，围住了神圣的修行生活。这句话他大概一定要遵守的，因此他和他妻的分居也就有了切实的保证。

但是，他这勇敢行为，倒成为他对于此外一切人都不宽恕的原由。他能做到的，必定要人人也能做到。他竟要求人人都严格的涤除一切肉欲，他厉声怒言责斥那些心里想念妇女的人们。

* 本篇初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年1月10日），署犹太宾斯基著，希真译，后收入译文集《雪人》（开明书店1928年5月）。原作者宾斯基，现通译平斯基（David Pinski，1872—1959），犹太作家，曾任犹太文化协会主席。

于是那些弱者——那些按捺不住情欲而犯了肉欲罪的人们——都这样的议论阿契巴道：

“仅仅乎因为他能够离开他的妻，还算不得是他不受女色诱惑的证据。如果魔鬼撒旦化为裸体女子走近他，包管他立刻被色欲的火包围，像中了敌人的伏兵一般，而且立刻夺了他的自持能力，竟像贼在夜间偷人的东西一般呢。”

他们并且在祷告话里添上一段请愿，请求上帝引这位拉比到这样的诱惑。他们自作自受，上帝已经听得他们的祷告了。

拉比阿契巴既离开老婆，也就离开伊所住的城。他这样办，并非全为个人的缘故，并非怕自己因为和老婆住得尚近而动心，实在倒是为了伊的缘故，因为恐怕住得太近了伊的心要把不定。而且因要免得他的妻——女人的毅力总是差些的——跟寻到他新居的地方，他所以无论何处都不住长久，只是从此城旅行到彼城，从这地旅行到那地。

他游行的途中，立刻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流行着许多奇异的风俗。这些奇异风俗中有一桩，就是要叫几个女子陪伴尊贵的外方来客睡觉。

凑巧这地方的长官晓得阿契巴已经到，而且晓得这位客人是个非常的人，所以他当夜就派了两个美丽的青年姑娘来，他治下最美丽的两个。和一切女子一样的脾气，这两个美人各自刻意修饰，互相争妍斗媚。她们俩都沐浴；都用了奇香，使她们那迷人的少年身体更能引人着迷；她们打扮得和结婚之夕的新嫁娘一般的娇艳。于是他们到拉比阿契巴处，都袒露着放光的胸脯，在她们的樱唇上堆露着招人的微笑，她们的星眸里射出情欲的淫荡的火。

她们早知道去见的是一个极高贵的贵客，却不知道这位贵客又是一个身材雄伟面庞俊俏的美丈夫。当她们见了他的面，不由得欲火的焰更加高了，各人想把自己最高妙的勾魂手段献出来。

“来到我这里，”这一个说。

“来到我这里，”那一个招呼。

她们就走到他面前，把半裸的身体偎傍着他，各人自夸自己的身段怎样俊俏风流，能供给怎样的欢乐。

“我浑身犹如满月一样的白。”

“可是我的身体又有朝日一般的红。”

“在我的拥抱里，你会觉得像睡在温暖的绒毛里一样的柔软。”

“可是在我怀里，你会觉得像新剪的乳羊羊毛那样的软而暖。”

“我嘴唇和你接呷，就像饮了达曼克斯的酒。”

“可是我的嘴唇像熟透了的葡萄果。”

她们这样继续说下去，——说她们的乳峰怎样高，她们的皮肤像丝绒一般的柔滑，她们的腿可爱到叫人魂销，她们的柔情像酒一般醉人。一个缠绕他，用她的黑发；那一个的棕色鬈发也照样的勾搭他。时间过去愈多，她们的欲火更旺到按不住了；她们的裸体像蛇一般来纠缠，辗转，偎熨。

“来，拿了我去罢！”一个哀求。

“来，拿了我去罢！”那一个喘息着说。

但是拉比阿契巴坐在她们中间——不睬。他坐在她们中间不睬，一个全夜，不朝这个看，也不朝那个看；他简直不想把“土拉”的思想来检点自己的心，因为他不愿把“土拉”搁在这两个裸体女子的前面。他只是一味的提起嫌恶的感情，在心中作起强有力的抵抗来。

于是他这样坐着而且不睬——更愤激了，更躁急不耐烦了，胸中一阵一阵的作恶，越发憎恶起来。但是，后来到底他变成气平心静，不介意似的冰一般冷了。

起初这两个女人看着他惊讶。为什么他这样动气？为什么他不接触她们？他是个傻子么？他是发昏了么？难道她们还不算得美丽么？还不算得年轻么？还不算得风骚么？

她们质问他；他给她们个不回答。后来她们打算离开他了，但她们回头再看他时，见他是多少俊俏呵。而且再注视他的眼睛，分明见他眼中射出智慧的光。于是她们忘记了他的可怪态度，忘记了他的不断的憎恨，把她们的裸身，她们一腔的火，投到他身上，她们恳请，她们要求，她们宛转呻吟，她们迷迷惘惘的叫喊着。

“和我去！”

“和我去！”

全夜都是这样的过了去。早晨时，疲倦而且智能用尽了，她们回去见那个长官，对他诉说阿契巴的不好。她们失望的喊道：“再叫我去伺候那个人，情愿死哩！”

长官差人请拉比阿契巴来，问他。

“你为什么拿丈夫对女子应该做的态度对付我派到你处的女子？难道她们不美丽么？她们不是人，和你一样的么？难道他，造出你来的上帝，不曾把她们造成和你一样的么？”

如果拉比阿契巴回答说，和她们过夜时若行了男女的秽事他是要犯天罪的，那就一定要触怒这位长官了。这岂不是他的一番敬客的礼意倒成了引人犯罪的么？他的敬客的礼节岂是诱人到罪恶的？

拉比阿契巴的聪明立刻见到了这一层，所以他装作完全不知情的神气回答道：“你想，我有什么法子？她们未到我处时，一定先已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她们身上放出来的气味是那样的腥膻臭秽。”

于是拉比阿契巴急急的离开这待客风俗奇怪的地方，心里快快活活，因为他已经克胜最大的诱惑了，——而且充满了对于上帝的感谢，因为上帝把如此可惊的毅力给了他的心。

此时他的门徒已经满了一万二千，而那堵无形的墙，分离他和他妻的，因此也就撤去，所以他回去见伊了。当他走到自家门首时，他听得一个不认识的妇人对他妻说话的声音：“你丈夫收了一万二千门徒回来时你欢喜么？”

“我一定更加欢喜，”他妻回答，“如果他收了二万四千的门徒回来。”

于是拉比阿契巴就不开门进去，也不见他的妻了。他第二次起誓离开他的妻，再在自己周围立起一堵新墙来，他发誓，非得有了二万四千的门徒，决不近他妻的身体。于是他再出去，游行各处城市，传布上帝的话，招收门徒。

从这时起，他对于宗教的要求比先前更加严厉了，而他的责罚也变做更加凶酷了。一个人，像他那样曾经克胜过这样的大诱惑的，自然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要求别人也做同样的自克，有同样的坚强意志，所以他常常斥骂讥笑一切犯了好色毛病的人们。

他竟忘却那句格言：“不到死日，切莫自信。”而上天的神也要说，他应该被提醒想到这句格言呢。

一日，他的行程，经过了树林与田野，引到一个美丽的处所。这天的天气又是出奇的。那太阳，悬在天的正中，并不灼热，却暖融融的如笑的醉人心神，泻下欢乐来，到全个地面上，到树林和田野，到树间和草上。一切的鸟，兽，昆虫，都和太阳一齐笑而唱着。拉比阿契巴饱受了这一大欢乐，竟忘了方出

于口而经过心上的“土拉”的章句，不能把他的视线引离这周绕着他的阳光的辉眩了。

忽然的他觉得像有人推他向后退。但是并没有人。这只是他自己的血罢了，他觉得像有人推他的，只是他自己的心的跳动罢了。

莫非他的眼骗他么？他特意的睁大了眼，再一看。

不是呀。他的眼看的明明白白，一个出奇美丽的裸露女郎在一枝棕树的顶巅。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那女郎明明下盼着他，这样引诱意的向他微笑，露出真珠般白的牙齿刺激他到神昏心乱。

伊是这样的美丽而感人，使太阳忘其运行，他（太阳）停止在伊——这明星——的面前，将伊的裸露的身体包裹在他的光线里，映成红玫瑰的艳色，注入红的酒在伊的血管。

拉比阿契巴也停止他的行程，站在那里不能移动一步，不能把他自己从这眩目的幻相前扯开。他的心突突的跳，他的身体烧也似的热，他的喉头变成干燥。他目瞪口呆的站着，不知道怎样说出了一句：“你是什么人？”

而这树上的幻相向下对他引诱意的一笑。

“你上来，我就告诉你。”

“你在上面做什么？”

“你上来就知道了。”

“你是采棕实么？”

“我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我喂自己喂别人都用我的美色。你要上来尝一尝么？”

“为什么你精赤着身体？”

“为的是要叫太阳光在我身上享乐，还有那风，那山，那泉，那天，和上帝。”

“你怎么躺在上面的？”

“我这里有树枝和树叶做成的床——一个温软的床，容我自己和我所招来享乐我的人。我的床是温软而芬芳的，——但我的身体更温软更芬芳。你不想来扪一扪么？”

完全忘了他自己，充满了单纯的紧张的欲念，拉比阿契巴走过来，极近那

枝树，几乎喘气不转的问道：“我怎样到你身边？”

这耀眼的幻相发出了一声魔力的笑。

“呵，你不是小孩子过来的么？你小时看见一个诱人的苹果在树枝间向你点头，你怎么办了？你那时脱了你的衣服，使你愈轻愈好，然后爬上树去取这美丽的熟透的果子。我不及那果子么？你不值得爬上来么？还是你如今老了，骨头变硬了，爬过了你的年纪和精力么？脱下你的衣服；无论如何，你到了上面，衣服是用不着的。使你身体轻些，用出你如今苏生的青年之力，爬上来到我……”

被迷惑而且狂乱了，躁急鞭策着他，能怎样快就怎样快的就脱了衣服，拉比阿契巴抱住了棕树干，开始向上爬。他的精赤着的手和脚勾住了粗糙的树皮，他的燃烧着的眼向上射住了伊，吸饮伊的美色，吮伊血管里的热血。他也不顾他的皮肤被树干的糙皮擦破而且流血染遍了全身。他向上爬，高一些，更高一些了。

而伊的魔力的眼拉他上去像是一根绳，伊的迷魂的声浪是他的向导。那是从伊的真珠般的齿的缝里渗出来，像酒一般，劫夺了人的知觉。

“来呀！来……呀！来……呀！”

但是，当他爬到棕树的半身，忽然他回到他自己了。这好像是一阵冷风，冰也似的浸湿了他，而且从他眼前吹去了一些什么东西，使他自见他自己地位的完全可笑与无价值。他，出名的教师，在犹太人中间教人而且评价人的，现在却精赤着身子，爬一枝高树，为欲火所驰所胁！他忿然一放手，就把自己从树上掷了下来，滚成了一堆，蹲在树脚下，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了。

在他上面，一个恶意的挖苦的声音说：

“可不是天上已经注定，你和你的‘土拉’应得被保护么，而今你的生命连一根稻草都不值。”

拉比阿契巴更加苦苦的哭泣，自捶胸脯，并且自打着头。

他穿好衣服，继续他的旅行了。太阳不像先前那样的光耀；天和地都遮了一层灰色的雾，而且四周景物的笑与歌声也都停止了。或者这不过是他一个人看出来如此；因为他的心正在苦痛而他的灵魂正在忧悔；他不向左看，亦不向右看，他的耳朵竟然不听得外界的一切。

他觉得羞愧而卑贱。而且他方想到从此以后他不能讥笑那些做下淫罪的人

们了。

现在他方知道人的脆弱，而且人生路上四布的危险是怎样的众多呵，于是他的嘴唇苦涩地自说道：“住在下界的我们只是待保释的囚犯罢了，一个‘破戒’的网罩在一切的生存上面。”

右一篇从宾斯奇短篇集《诱惑》内译出；宾斯奇的生平及作风，本刊屡已言及，请参看本刊十二卷七号的《犹太文学与宾斯奇》及十号的《新犹太文学概论》二篇。

美国 I. Goldberg 说：“宾斯奇作品的主题都是‘人的灵魂’的问题，——并不是那些文学符咒者的象征而神秘的无结果的问题——却是那内潜的主力，常常引导行动或使行动惰性的继续着的。宾斯奇要透入人类动机的秘密，这是他应归入心理描写的写实派作家里的理由了。他描写外面生活与内在生活都很忠实。

“宾斯奇的作品显然有三个主要段落。一是他的无产阶级的态度的著作；大都描写犹太工人的生活，如剧本里的 *Isaac Sheftel* 和短篇小说《德拉布金》。二是他的改作圣经中故事的作品，如剧本中《哑的米西亚》，小说中的《别洛丽亚》。三是两性问题的作品，如剧本中的《铁匠约伯》，小说中的《觉醒》与《黑猫》等。”

以上都见 Goldberg 译《诱惑》集上的叙言。我因为他很重要，特译了这二节。

译者

卡利奥森在天上*

(挪威) 博耶尔

卡利奥森嫁了彼得奥森。他们一同斩伐树木，把林地开垦成小小的农田，困倦地睡在他们的大而阔的床里，这样很久了。他们并排着拉犁，勤力而轻松，像两匹好的耕马；他们以为凡到了这一个身上的事决不会不到那一个的身上。彼得曾经到镇上去喝了酒，回来打他的妻，这事确乎有的，但是第二天他懊悔得什么似的，竟自打自了。

有一天，卡利病倒在床里，彼得坐在一个矮凳上，在伊旁边，而且一遍一遍的问，是不是伊觉得好一些了。伊亦一遍一遍回答，说现在觉得好些了；但是后来彼得看他的妻实在病得凶，最好还是先去找个牧师来。

那一天夜里，卡利忽然见坐在伊床边的，不是彼得，却是一个穿白衣的人，他是来勾伊去的；于是伊不禁哭起来，而且求道：“不，不！我宁愿和彼得同住呵！”

“你说些什么？”伊的丈夫问了，他正坐在旁边看守伊。

但是卡利终于看见这白衣人展开他的一双翼，而且听得他说：“现在，卡利，你必须和我去了。”于是卡利迫得和他同去了，因为他挟伊而起，在他的臂间。他们出了那茅屋，就升到空中，于是奥森家的房屋一点一点的小起来；过去了太阳与众星，更远更远的向前。于是卡利又开始哭泣而且抱怨，但是那不知者揩干了伊的眼泪而且说：“宽心罢，因为而今你的一切困厄都到了尽头了啊。”

“呵，我从前才真是快活呢，”卡利说。“彼得呢——真个放他独个儿在那

* 本篇初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1922年4月10日），署脑威包以尔著，冬芬译，后收入译文集《雪人》（开明书店1928年5月）。原作者包以尔，现通译博耶尔（Johan Bojer, 1872—1959），挪威现代作家。脑威通译挪威。

里，他是那样的老而且衰弱啊！”

“上帝会照顾他呢，”那不识者说。“你快活你的立刻就要到乐园罢。”

卡利试要快活起来，因为伊本来也常常存心做好，想在死后升到天堂的，但是同时伊不能不惦念，彼得莫要忘却修补羊的颈绳罢。

后来他们到底止步在一扇巨大的金门前，这门比县官府上的门要大得多，他们走进门而且穿过一个花园，这园里有无数的小孩正在游玩。在这些小孩中间，卡利认识一个邻家的孩子，是猩红症里死了的，于是伊不禁对自己说：“如果我再回到阳间，我定要告诉那个娘，说伊的小宝贝是很快活呢。”但是这又使伊想起了伊自己的小孩们尚在阳间的，或者此刻他们正在寻觅娘呢。

忽然他们走上一座山了，这山有石阶和小的白房子，极像伊从前在什么画片上看见过的。那边站在门口的，可不是伊的哥哥么——他在世间是那样的贫苦而且可怜的啊！现在看去他却是很快活的了，卡利叫他：“你安好呵，乌拉！”

“什么，是你呀，卡利？”伊的哥哥说，“这是我的家。”他接着说，“如今我，没有赋税和债款的追逼了。我有许多的食物和燃料，谢谢上帝，而且我也无须做得要死，去绷补我的场面了。你见着万能的主时，千万别忘了朝这里看呀。”

卡利委实感动了，但是伊又想：“可怜的彼得！他将独个儿在世间，受苦受难和从前一样。”

终于他们走到了山顶了，这里有万能的主底自己的房子在着。这房子比伊从前所见的镇上的大教堂大得多。万能的主，穿了主教的长袍，正从外面进来，但看见了伊时，就立定了脚。

卡利浑身抖起来了，因为伊曾听人说，万能的主是极严厉的，而且伊知道自己有许多事都是不应该的：于是伊低垂了眼，缩了手，静静的站着。

“唔，你安好呵，卡利！”真出伊的意外，伊竟听得万能的主亲口对伊这样温柔的说了。“欢迎到天上呵！来和我握手罢，照我们这里的习惯。”

卡利畏畏缩缩的走上前去，却屈了膝跪下，开始哭了，因为伊想来这是太好待了，对于一个可怜的有罪者，像伊那样的。

“起来，我的孩子呵！”万能的主说，而且揩干了伊的眼泪，告诉伊，现在必须快快活活了，因为在这里天上，一切伊的忧愁都变成了快乐和幸福了。

卡利这才有了勇气说话：“你千万不要当我是吃过苦楚的呵。只有那些坏人，说得彼打过我，并且我不记得彼得到镇里喝过一滴酒。他待我极好极和气，我们一块儿过得很快活，我简直不记得我们曾经拌过嘴呢。”

“你替你丈夫说得这样的好，你是不错的应当的。”万能的主说，“但是现在你必须和那个天使同去，到乐园里去看看，决定你在这里要做的事和你要的东西；因为这是这里的习惯，各人随自己的喜欢去做什么，要什么。”

“呵，”卡利想，“和我最合式的，不会很多的；”但是勾了伊来的天使要带伊走了，于是他们下山去，但是从那一面的路下去了。他们穿过小小的湖沼，天上的光，照出这些湖水是玫瑰色的，水上有白鹅的群，鸣声的美丽比伊从来听过的一切美音要美得多。天使告诉伊，这些鹅儿在世间也是人类，而且都是有唱歌的天才的，但是没有钱去学习音乐；所以万能的主特使他们死后变为鹅，让他们尽量唱，随自己的喜欢唱得怎样的美丽。沿着湖岸，卡利又见有许多的水莲在波间摇晃，张开的花蕊都向着天。天使又告诉伊，这些水莲大概是妇女居多，他们在世时是有诗才的，但是永不曾得机会发泄，所以万能的主降福于他们，使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在水莲中间飞翔的蝴蝶就是万能的主底思想，时时轻掠或停止在花瓣上一会儿的。

于是天使问卡利喜欢做一只鹅儿呢还是做一朵水莲。

“啊呀，好福；但是都不要！”伊说，因为伊又想起彼得了；猜想起来，将来总有一天，他也要来这里啊，如果伊变成了水莲，岂不是未必认得伊了。

天使又指点另一个湖给伊看，在这湖里，漂浮着白色的和红色的小船，船里满载着鲜衣美服的人，都玩着乐器。而且伊又看见一个花园，园里有青年的男女跳舞，用了销魂的眼波互相勾逗。这些青年男女，在世间本是成对，而又被拆开了的，所以到这里来又配成对；女郎们在世间是平庸凡陋的，到这里便成了最美丽的，每次跳舞，必不可少伊。

天使问卡利喜欢生活在湖里的一只船上呢，还是喜欢变成了青年而美丽，在他们跳舞者中间。但是卡利都不喜欢。而现在伊又想起自己家中的马草该收割了，彼得独个儿怎样对付得来！

于是卡利看见一个大宴会，人们坐在丰富地陈设着的桌子旁边吃喝。他们大都有玫瑰花插在头发上，而且穿了绸缎和丝绒的衣服，他们互相偎倚，互相祝颂，干了一杯又一杯，而且笑，笑的这样响，很远处也都听得。天使说，他